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　宋杜大珪編

蘇丞相頌墓誌銘　曽肇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蘇公薨於潤州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司空走中使賻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縣義理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維蘇氏出帝高陽之後昆吾之子封于蘇子孫因以為氏在周忿生實為司

冠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于漢章後十有三世而綽威復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逷相唐聲烈益大至本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生致位丞相歷仕五世為時元臣退老於家始終一德可謂盛矣瓌世家武功元和中曾孫奕卒光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益隨王潮入閩生光誨仕閩為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為同安人當開寶末平盜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官其十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焚

之左衛聞之喜曰兒有陰德其後必大是為公曾祖諱某贈司空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起家被遇仁宗入翰林為學士議論文采震耀一時有傳國史贈太師魏國公葬潤州故今為丹徒人公曾祖妣張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皆太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既就師學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據上游是時魏公

方處顯公深自刻勵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雋魏公
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為别試第一遂中其
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縣
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公時
為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
薦公名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九年康静自守宰相富鄭
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嘆迺以知

潁州仁宗山陵調發倉卒公為度土產有無高估緩期官自為市民不知擾而課最他郡潁人德之還為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疏畿內積水增西北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水菑盜起長垣至賊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為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出為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不為動閉門堅卧如常

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救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聞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為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數月名修起居注判尚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熙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寺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為徒隸

恐汚辱衣冠仲宣緣此得免杖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上方勵精為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者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再下公言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不至超越資品今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

致也疏入手詔名公對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為言且曰格命久將得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陛下所當罪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為選人設是時敏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於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迺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寢公以守職不回紲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擔石不充無慍色歲餘會恩得知婺州徙亳

州歸句當三班院加集賢院學士未幾出知應天府時更三赦大臨已復從官而用事者抑公止授秘書監歲中復召為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饑擇守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安吳人迺命知杭州補敗救荒恩意戶至嘗會賓屬有美堂或傳隸將兵謀竊發州人恟懼公密使捕首惡十數輩付獄終燕談笑如常坐客莫知也踰年召修國史提舉中太一宮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精敏上以為能會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

符舊令孫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推鞫獄成公坐失出杖罪而已御史舒亶奏公與純連姻不可以失論降祕書監知濠州是時公女新嫁李徽之子純蓋李出於徽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在開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所殺事獄具輒為法官所駮或謂公或寛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毋縱有罪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寛亦不敢諭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

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濠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某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上閱獄詞疑不直詔更劾實御史推窮迺大理丞賈種民增損因詞以為有請得其藁于獄吏家於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顧嘗因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絀而上眷不衰歲中起知河陽亶復言未當遽與藩郡公亦辭行改滄州入

辭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也如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大中大夫召判尚書吏部時亶知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詔以舊官判公嘗建請歸諸司于尚書省以復唐舊至是命公詳定官制尋復大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祿大夫母喪在告上怪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問趣出視事會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賻外賜白金千兩

元祐初服除授刑部尚書詳定敕令俄遷吏部兼侍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其修敕令必本大體為侍讀多所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未當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吏赦除知蘇州公謂易論事不避權勢號為敢言吏

敕除州非允論于簾前未決而御史楊畏來之卲劾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老病八年三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揚州三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宫使紹聖四年再告歸迺以太子少師致仕令上即位遷太子太保薨年八十有二前薨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有犯不校守杭日人或以事屬公不荅既而其人當言路數排迮公公不自辨亦

未嘗為人言也凡所施為主于寬恕故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在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比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皆嘆息而去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歷下至山經本草訓詁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絕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上未嘗不嘉嘆焉至于因事建明著在臺閣如論郭

皇后廟侍講非師臣不當坐講之類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修官制時議者欲分文武選於吏兵部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别分奏唐制吏部有三銓令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右曹以主兩選每選又以品秩分治之於是四選之法定焉乞所訂正類如此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擴拾次比為書再朞而成合二百五十卷書奏稱善賜名華戎魯衛信録前後再使契丹熈寧十年冬至本朝歷先契丹一日

公適在遼中遼疑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為言曆家筭術小異則遲速不同各從本朝曆可也上聞善之嘗奏詔校曆因奏製渾儀時稱其工後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覆視以公法為密卒不能易也又嘗與補注本草詳定天下印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國時有暨豔造營府之論其後問陶鄉里迺崇安人上喜之曰果吳人也公為

文章馴雅有體尤為宋元獻公兄弟所稱有文集若干卷累勲上柱國爵公開國趙郡邑户四千七百實食一千三百元配凌氏吴國夫人屯田郎中景陽女繼室辛氏韓國夫人駕部員外郎有則女六子熹嘉朝奉郎駉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㩦通直郎三女次二前卒左朝議大夫李孝偁朝散郎劉琯襄州録事參軍賈收其壻也孫男十九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輿行沖季輔皆承奉郎某某未仕女十二嫁者六人曽孫男女

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亡恙嘗為公道其平生出
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公更踐內外以至
得謝爵齒名德畧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蘇姓之興　自周司寇　列用中罰　有蕃其後
更漢代唐　史不絕書　將相公卿　父子絡居
遭亂南遷　俟時而顯　英英翰林　施不及遠
是生僕射　為宋世臣　德以承家　學維發身
其學伊何　海涵山蓄　問無不酬　鍾叩龜卜

其德維何　玉質金相　見於言行　規圓矩方
不競不絿　則維其常　當義必爭　君子之剛
身有詘信　色無欣戚　吾維黨讎　人孰惡斁
晚躋鼎軸　師保東宮　五朝元老　勇退齊終
樂安之亭　棲䰟于此　尚對前休　公多才子

王學士存墓誌銘　曾肇

公諱存字正仲姓王氏其先金陵人也後徙潤州之丹徒又徙丹陽世有潛德歲飢公大父出粟為糜食餓者活數百人閑跡儲慶

歸成于公公幼喜讀書年十有二辭親從師問學江西五年
而後歸是時學者刻意彫篆公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
見之驚自以為不及慶歷六年進士及第主秀州嘉興簿遷
越州上虞令豪姓横恣殺人縣莫敢詰公至首按以法州吏
受賕變其獄公反得罪去父喪服除補寥州觀察推官公少
有立志雖為小官脩潔自重首為歐陽文忠公所知治平中
呂正獻公判國子監薦為直講又用趙康靖公薦召試擢祕
書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集賢院書籍入樞密院編修經

武要略兼刪定諸房條例就除檢詳兵房文字力辭不就以母憂去還判鼓院歴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兼丞事公故為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嘗召見便殿其言無所附麗累上書陳時事因及大臣皆人所難言者神宗察公忠實無黨鄉意用之會修仁宗英宗史即以為編修官又命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元豐元年修起居注館伴高麗使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大常寺祕閣祕書省奉使契丹還兼提舉官誥院公在館十年

不少貶以干澤及為上所識擢益自感勵初條起居注即乞復唐貞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避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也及在侍從適議更廟制疏言宗廟重事不可不審又論圜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後皆如公說官制行上尤慎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有緣議論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

大過者隨材名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其補助將順類如此又嘗論赦令出上恩公罪異私慝而比歲議法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官司謁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願稍更其法執政見之不悅而上察其誠不以為忤也五年還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允都人順賴縣嘗上大辟公疑其寃一問果平民縱去有司言京師並河居民盜鑿阪隄以自廣請盡責培築復故又按民廬冒官道

者請悉徹之至華表柱止已有詔施行二役謀出中人衆莫敢議公獨曰此吾職也入為上言即日詔罷都下驩呼相慶在事二年囹圄再空或進官或賜金帛手詔嘉奬數以疾求解不許進樞密直學士留之公辭益堅改兵部尚書遷戶部會神宗山陵財費仰給戶部不踰時告足而宰相秉間從公復為兵部充山陵鹵簿使元祐初復還戶部固辭弗受識者韙之詔還省官舊職復除樞密直學士累遷朝散大夫明年五月拜中大夫尚

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公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連章論救且曰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自公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狥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及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

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時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二三大臣尤佐佑之公言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累章力爭卒輟其役公既中立自信不為詭隨一時公議翕然歸之然亦卒以是去蔡丞相確賦詩安州吳處厚者

上之以為怨訕諫官交章請行誅竄公與范丞相純仁或顯言或密疏最後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為不可確貶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公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時四年六月也初公在熈寧中論事已為范丞相所推及偕執政趣又多合已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不苟相比前論不當罷教畿内保甲者乃范丞相所建也公復為兵部時蔡丞相實當軸而公志在體國不以怨遷士大夫益知公賢歳

餘除資政殿學士徙知青州未行改揚州復召為吏部尚書遷太中大夫公春秋寖高志氣益壯時在廷朋黨之論稍熾公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歴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朋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亦願陛下察之繇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老不許即求補外除知大名府辭行改杭州公為政平易務順人情所更三州皆見愛在蔡奏罷民賦遠輸

在杭沮鑿龍山河二州尤以為德紹聖初復告歸得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而懇請不已進右正議大夫致仕異時前執政致仕例受東宫官至是議者指公在兵部時嘗上疏請歸西夏故地以為有所傅會然公疏謂先帝本以秉常被囚母黨專國故舉兵西討是為問罪之師有德於秉常也今秉常以梁氏之喪來告則宜歸其故地以章先帝之誼而收秉常之心其大㫖如此跡公兩朝前後所論豈為傅會者哉賴哲宗察公有素然猶叙

其恩典後言者論公嘗為謝景初辨理罪名又降通議
大夫令上即位連進左正議大夫建中靖國元年七月
辛未薨于正寢有星隕于其第享年七十有九訃聞上
輟視朝一日贈左銀青光禄大夫九月乙酉葬丹徒之
義理鄉僊風里累勲上柱國爵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户食實封四百户公性寛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
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
司馬温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某乎故自

束髪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藐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師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公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恤其家終身其自奉甚約而喜厚賔客楊潤相去一水公守揚時援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為美談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

如古法公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已出又
官其二孫退居丹陽且十年不以一毫擾人既殁鄉人
哭之皆哀而四方有識之士又為朝廷惜也嗚呼可謂
大雅君子不吐不茹者矣曾大父諱某贈太子少師妣
朱氏昌元郡太夫人祖父諱某贈太子少傅妣包氏太
原郡太夫人莫氏丹陽郡太夫人父諱某贈太師崇國
公妣陳氏吳國太夫人初娶謝氏知制誥絳之女贈永
嘉郡夫人後娶胡氏兵部侍郎則之孫今封吳興郡夫

人婦順毋慈咸著善聞子男八人徹徯術徵律復從衎皆孝謹好學能守家法術通直郎律宣義郎衎承奉郎餘或仕或不仕皆先公卒一女嫁朝請郎張琟孫男五懌愷承務郎惕悌悱未仕孫女九嫁者一人南豐曾續其壻也公為文典實不事浮靡如其為人有集五十卷藏於家銘曰

士奮孤艱　必於仁義　一獲所求　視同傳置

孰能無違　終食之間　耄期不亂　公也尤難

公生江南　其始則微　釋耒從師　如川有歸
方苞方阜　卒飽吾饑　迺築迺削　宮成巍巍
始集書林　逡巡戢翼　晚遇明聖　終躋陪側
陟降兩朝　忠言正色　不比為同　不沽為直
始繩之縮　如砥之平　彼有贅虧　我無將迎
豈惟不回　勢利之際　可質死生　捫心無媿
貴富而壽　在人豈無　鮮克如公　以有終初
石門峩峩　江水在下　萬世奉嘗　是韓公墓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陳振德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一　宋杜大珪編

陳少卿希亮墓誌銘　范鎮

治平二年四月丁丑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君卒於河南府思順坊之第明年十二月壬辰葬于河南縣南宫里之西原君諱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避難于蜀遂家眉州青神之東山曾祖瓊祖延禄父顯忠皆不仕而皆以為善聞於其

鄉君幼而孤及其顯也乃贈其父尚書兵部侍郎毋楊氏繁昌縣太君天聖五年君始舉進士甲科一命為大理評事知潭州長沙縣部僧海印者多識權貴人數撓政為不法奪民園池更數令莫敢治君至捕治笞之以園池還民郴州竹場有偽為劵給輸户送官者事覺輸户當死君察其非辜挺出之已而果得真造偽者再遷殿中丞徙知虔州雩都雩都之俗疾病不醫一諉于鬼君毀淫祠數百區勒巫覡為良民七十餘家而民始得

近醫藥遷太常博士有言君治郴獄嘗活人罪死者賜
五品服初蜀人官于蜀不得通判事君母老願折資為
縣以歸侍親於是知劒州臨津未幾以母喪去官服除
知開封府司録司事方是時陝西用兵丁文簡公舉君
陝西任使賈魏公亦以才中御史薦君命未下會沈氏
子坐姦盜未決死獄中沈氏連戚里數上訴君亦自劾
請不逮它掾吏由是坐廢明年盜起京西富丞相方為
樞密副使薦君知房州州素無備守兵才數十君發倉

廪募民完城籍虞者得數百人日教閱爲討捕勢盜聞之不敢過君境初轉運使舉供奉官崔德贇使專捕盜而以郡之平民向氏父子爲盜梟首南陽市君列其寃德贇坐流通州而向氏賜帛復其家焉代還執政欲以大理卿處之君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復得一郡以自効乃知宿州州跨汴而水常湍悍漕船至觸橋柱以没者歲不可勝計君爲飛橋以便往來事聞降詔賜縑以褒寵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

年擢知滑州因奏事仁皇帝顧謂曰卿嘗法治沈氏獄
得過卯蓋疾惡爾毋以小沮而變初節也未行復詔提
舉河北便糴明年秋始赴州會河漲魚池埽危甚君悉
名河上使者盡發禁兵付之晝夜下揵數日而水折去
是冬究句盜晝刼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皇帝顧
執政擇才吏任之未及對帝曰陳某可遂命知曹州不
逾月盡擒其黨會淮南飢壽春守不職復命君乘傳往
代之先是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

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艱食君則除之因表其事故旁郡皆得除如君請焉久之徙廬州俄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再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勾院初朝廷以三司事冗而簿書尤所留滯乃命君判開拆事兼提點催駈公事君視其所留事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界明道以來生事二百十有二萬乃日夜課吏凢九月而句百六十有九萬度支吏不時以句君杖之副使以君擅決罰由是復

留滯尋為接伴契丹使還對固請補外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二十四人逃去道遇君君以好言撫之繫葉縣獄止坐首惡一人餘置不問遷兵部從京東濰州録事參軍王康初赴官道博平民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博平隷河北君廉知之捕致以法而博平吏坐故縱得罪徐州守暴苛以細道籍民産數十家獲小盜必使自誣抵死君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聽乃知鳳翔軍府事上即位遷太常少卿

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君以前議讞于朝而君之議為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君君環顧無有而嘗為邊帥餉以酒既還以俸又自言於朝猶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六初自唐之亂歷王孟世蜀之邑里多盜故君家依山以自固宋興蜀既平祖夫人史氏議徙邑中乃西過江擲金釵中流曰令聖人在上天下一統吾不復過此以與賊為仇自君與其從子庸諭二人同年登科以歸縣大夫張逸更其

所居坊曰三俊坊云故人宋輔卒京師母老子幼君養
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子且教之使之有立滎州煮鹽
凡十八井歲久淡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産者三百
十五家而所籍蓋九百餘券君上言陛下欲躋民富壽
而有司視民如路人使聖澤不得下究繇是鹽以斤計
者歲減三十餘萬又以所籍券悉還于民其歷三縣七
州雖以嚴辦治而皆以學校風教為先其為轉運使不
以按為例必躬相遠近利害而調發之青州男子趙宇

嘗上書言元昊必反除散參軍羈置福州已而元昊反守詣闕自陳執政怒欲以逃亡法抵之君言守先事建白義當賞不可加罪故守得徐州幕職官張元者叛附元昊而錮其疎屬百餘房君奏釋之使得復齒為民後有舉進士登科者至今其家畫君像而祠焉前後奏議凡數十皆當世所宜非空言也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七篇家人噬嗑卦圖二娶里人程氏閨門有禮法後君五十九日而終生四子忱尚書

都官員外郎恪忠州南賓尉恂遂州司户叅軍愷舉進士未第三女長適太常博士宋端平即故人輔之子也次適楚州司法叅軍曉堯次適秘書省著作佐郎趙禹孫五人女孫二人始君夢異人授圖而告之年則君之享年為無憾矣然其所以設施于世如此其多而知君者以為未盡君之藴此其所以為憾乎銘曰

維君平生　明果剛毅　遇事必往　無有劇易

務去民害　而興其利　凡所臨治　風迹可記

天胡興才　而嗇其位　使其所蘊　不克大施

嵩少之西　伊洛之涘　既固以藏　昌其裔嗣

蘇員外安世墓誌銘　　王安石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内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脱蘇君卒白上

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聞名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不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

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陜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即讙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陜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陜西之民以力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為盜

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税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鈞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令為開封人也曽大考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起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

陽郭氏又娶清河郡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楊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主州事臨川王安石為銘曰

皇有四極　周綏以福　使維蘇君　奠我南服

元元蘇君　不圓其方　不晦其明　君子之剛

其枉在人　我得吾直　誰懟誰愠　祗天之役

日月有丘　其下冥冥　服君無窮　安石之銘

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曾肇

紹聖二年正月召彭公於江州以為樞密都承旨命下識者相慶曰正人進矣越翼日公以訃聞識者復相弔曰朝廷失一正人奈何既而遺表至其略以謂土地已有餘願拊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悦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以至恤河北

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識者復相告曰忠哉若人死不忘其君于是有詔加等賻䘏以都承旨告賜其家授其弟汝霖江淮發運司句當公事使辦喪事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于饒州某縣某鄉某原前期其家以公故人縉雲龔原所為事狀屬予銘予曰嗚呼其忍銘吾友也哉其忍銘吾友也哉按彭氏世家金陵復徙饒州今為鄱陽人公諱汝礪字器資自讀書為文已有志于其大者言動取舍必度於義朋友畏之治平二年以進

士試禮部擢第一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外艱服除復授潭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人以為淹而公處之澹如也丞相王文公得公詩義善之留為國子監直講改大理寺丞御史中丞鄧綰欲舉公御史召公不往後雖薦之而為小人所訹復自陳失舉且薦他官代之神宗察其姦怒甚王文公亦以為言即日黜綰除公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時熙寧九年冬也公在言職非

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一正本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賑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免役十鹽事指陳得失利病多人所難言者又言呂嘉問領市易司專事聚斂非法意當罷黜俞充諂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出拜之不當除捡正中書五房公事神宗為寢充命而究語所從公言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不肯奉詔宗室賣婚至女娼家子行有日矣公奏罷之因言皇族雖服屬已疎然皆宗廟子孫不可使閭閻下賤得以貨取

顧為更著婚姻法王中正李憲用兵陜西公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初若不懌出語詰公公拱立不動伺間復言帝即為之改容是日殿廷觀者始皆為公懼已而皆歎服以母老請外神宗固留之而請不已元豐元年春罷為館閣校勘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令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在江西三年代還復出提點京西南路

刑獄丁内艱去職元祐二年服除以起居舍人召既去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令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踰年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為有古風遇事不茍多所建白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悅公亦數請去是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吴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之

傳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犯御諱為危言以激怒太皇太后必欲寘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丞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為不可諫官指公為朋黨太皇太后曰彭某豈黨確者亦為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

草詞行下而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位自是正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在徐一年加集賢殿修撰召權兵部侍郎徙禮部又徙刑部會有具獄執政以為可殺公以為當貸而執政以特旨殺人公執不下執政怒舍公而罰其屬公言奉制書而有不便許論奏法

也且非屬罪自劾請去章四上不聽御史亦助之言遂幷其屬免罰公猶未出再徙禮部賜告其家使契丹還徙吏部滿歲為真復言令人材空乏宜稍責吏部薦拔淹滯或賜對或試以事苟非其人必罰無赦朝廷頗為更法紹聖元年令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修舉熙寧元豐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今則夫人而能之未幾除權吏部尚書又月餘以寶文閣直學士出知成都府命下

衆愕然公亦以私計辭行章數上或以為慢當責上不許迺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入辭上勞問甚寵曰與卿非久别也問所欲言者公曰陛下令所議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政無不善人惟其賢則人無不得矣至郡數月得疾草遺表家人恠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隕于郡衙是日公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四累官左朝散郎勲上護軍爵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公立朝大節如

此其在外為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傅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為州所至有恵愛尤以興學養士賑乏恤孤為急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庄與人交盡誠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為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宗

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其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公所著有易義若干卷章疏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
干卷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世有潛德父以公貴累贈
朝請大夫嘗曰天下事可人意者其為教子起家予故
四子悉使就學果大其門母張氏京兆郡太君前夫人
甯氏蓬萊縣君令夫人宋氏静樂縣君長子侗秀拔有
文未冠而卒次子修承務郎龔善承教庶幾能世其家
者二女長適宿州州學教授吴材卒以季繼室蓋公平

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
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于憂國愛君推賢揚善
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
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
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為好異或以為近名
最為令范丞相純仁所知范公再相人謂公必用既對
太皇太后首曰姑徐進彭其蓋已有間之者及出江州
未數月上命召還或曰須改歲不幸而公死矣公之學

之守若將大有為者而天奪其年中道而殞宜其識與不識皆為之悲而有志于天下者哭之或至于慟也孔子稱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公所自立其近是歟予與公遊二十餘年朋友之分深矣今公亡矣予無以為質矣悲夫銘曰

乘時射利　小人之常　中行獨立　君子之方

並驅一時　則有通窒　要之萬古　孰為得失

有卓維公　既明且剛　弗茹于弱　弗吐于強

二十年間　世道三變　我無磷緇　終始一貫
何以貫之　唯義之踐　人所競逐　公則無求
衆皆患失　公則無憂　笑言待終　不變聲色
拳拳愛君　以至易簀　問胡以然　維學之力
人誰無死　公也不亡　體魄言歸　兆此新岡
更千萬年　樵牧辟路　是曰有宋　忠賢之墓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一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二　宋杜大珪編

趙待制閑墓誌銘

李燾

贈特進追復徽猷閣待制趙公既葬於普州安居縣清潤鄉之北山今四十年矣燾頃自武陵歸眉山而公長子永實為州數相從也一日盛服臨況泣而言曰先人所建立蜀人户知之不肖孤何敢妄有稱述今犍為郡守雍有容故所作行狀及家所藏奏藳具在惟墓碑久

未刻銘敢頓首以請燾固辭弗能則固請弗怠且曰蜀耆舊惟公紬金匱石室之書識先人黙陟本末亦惟公直筆正辭信而有證則銘吾先人匪公之歸將誰歸幸公哀而許焉燾與永年相若鄉者備使東川永實守昌元治有能聲始相好令俱老矣乃復相過似非偶然矧惟建炎紹興之理財治賦兹事最大宜有紀録使來世知所損益令弗論次事浸零落可惜燾既來遂寧永又數以請乃參校近史所載及中興記注仍考其世譜官

簿序而銘之公諱開字應祥世家安居曾祖守忠祖惟岳父英皆不仕父以公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年二十游太學積十五年元符三年始賜進士出身歷渠江尉慶州梓州學教授辟雍正遭父喪去官服除為淮南東路成都府路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始用舉者改宣教郎入禮制局校正所為校閱官知鄢陵縣復入講議司為檢詳官出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事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

賦兼宣撫處置使司參議改四川都轉運使兼都大提舉川陝茶馬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一年正月二日卒于彭州寓居享年七十有六自彭歸葬于晉其年七月一日也官自宣教郎十遷至中奉大夫職自直祕閣四遷至徽猷閣待制既落職復右文殿修撰紹興二十六年乃追復徽猷閣待制公幼嗜書多所能解記誦不捨晝夜同舍生目以書癡每自言學貴用世耳如不適用雖多亦奚以為其心計尤高視管夷吾端木賜輕重

廢置之說如視諸掌旣改秩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慨然有通變捄弊志杜門不出閱四五年間與四方賢俊究世務所當罷行者於進取未始汲汲也其入禮制局纔數月局罷乃授鄢陵會復置講議財利司宰相即用檢詳官辟公公於財利事固辨析秋毫然必以恤民為本依倣大易所謂正辭禁非者而施繩墨焉非暴征横歛白着於民也將漕益部亟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䌷絹紬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户支移利州米脚錢十分

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謂鹽額創為鼠尾帳揭示鄉户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至今用之嘗言財利當出一孔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司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紛然各自封殖而轉運司至有窮乏不足處此不可不循其本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其大畧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才二千一百餘發堪給郵傳者赴鳳翔餘悉聽民私市自置司榷茶增立賞格歲額四千仍盡團綱上京

道殞踣到者十無二三別置牽馬兵又踰千人猶不足
用貼差廂軍及使臣等其費日滋國難道阻佳綱日有
死亡而買數不減官給銀絹如故此一害嘉祐以銀絹
博馬價皆有定提舉官既旁緣作姦擅買珠犀交結權
倖馬入無以償則空出資次闕子虛擡馬價以給夷人
夷人不能留竢即賤市闕子以去知黎州范洪復將所
得闕子不循資次攙支價由此益落夷人怨恨聚衆欲
生變諸司共劾洪而轉運司更於額外分認馬價遣官

監還事乃得息此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及常平司今轉運司應副川秦兩司歲費約五十二萬餘緡常平司又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迄今幾六十年舊所借初不償一錢而歲借仍準初數不知錢果安在此三害榷茶之初豫俵茶户本錢尋於豫俵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豫俵充和買且不給一錢茶户坐是破産而官買歲增茶日益濫雜自蜀之秦沿路委積如山半成朽壞而有司猶指為見在官錢數官茶既不堪食私販

曷由禁止向者潰兵殘破興州乃私販者導之梁洋增戍實以茶故此四害承平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已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而買茶乃拘舊額不知竟何所用茶兵歲給衣粮動計鉅萬糴粮買衣州縣未免科配此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當并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户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而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

用朝廷是其請即擢公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仍令條具姦蠹以聞時建炎二年秋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即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户自相交易改成都府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户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置茶引每一斤春為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等並依

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無得妄增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並無得干預茶商茶户交易事此其大略也舊制買馬及三千足者轉一官比但以買賣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公奏乞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降黜有差及四年冬買馬乃踰二萬足茶引收息錢凡一百七十餘萬緡張忠獻公既復明辟繇知樞密事拜宣撫處置使天子方託以不御之權將治兵秦州經營兩河未至所

治雅知公善理財庀賦即承制以公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時建炎三年十月也公見忠獻首以兵食為問公亟謂忠獻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以有加矣獨摧𢪛稍存羸餘而貪猾認為已私共相隱匿根宄深固未易剗除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幾可救一時之急舍是無策矣忠獻銳於興復委信不疑公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

就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措置賣户絶及坊場没官抵擬田宅幷檢估典賣定帖契税等錢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當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所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為市於一千幷五百上許從便加擡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既流通民甚便焉六年間累增

印之料摠為錢引一千七百一十萬緡人亦未始厭其多也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産税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納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其推行蓋自紹興二年九月始初變推法怨詈四起建炎四年三月言者遽奏乞罷之以安遠民然亦知民力困竭財賦無所從出

而軍費不可但已則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令照會施行忠獻初不為變也先是公嘗坐朔賣鹽引及責絹事降一官未及再朞竟責引如公策始公佐忠獻凡所建立可謂謀無遺誤意者克復之功當不再舉則秦地貨食皆入吾手斡旋自在蜀民庶幾少蘇事乃不如人意豈非天未欲六合為一乎忠獻既遭譴將召歸先為置副初命王伯紹三年二月除王似其年六月又命盧立之與伯紹同領宣撫處

置使事六月浚罷宣撫處置召歸樞密盧法原除副同
王似治事四年三月王似加資政遷盧法原加端明仍
為副落處置等路字四月吳玠除宣撫副使八月王似
罷宣撫五年閏二月盧法原卒宣撫司令吳玠權三月
除邵溥五月移司閬州十一月席益除四川制置大使
忠獻歸右府尋得罷公亦亟白王盧求罷其自辨數曰
聞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
賦竊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斂於民即民愈不堪

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指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并賣抵擬絶户田産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陜西茶䭾及於陜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刱立名目科配民間所榷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嘗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輙有刪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

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己與懷異忌疾者共興謗讟謂改修弊法為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況某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叨冒無耻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王盧察公雅非辭難畏謗讟者而三軍五兵之運方急果不可無公乃共疏公勲勞乞加因任許之同日又降詔諭川陝以薄責忠獻之故四年四月一日是年四年十一月忠獻復登右府明年五年二月還右相仍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其年十一月二十

日改除公權發遣四川都轉運使兼川陝宣撫使司參議領茶馬事如故公固嘗論摠領財賦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必須正其名稱使知所統屬此除蓋從公請也

先是吳武安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免書宣撫司事（四年四月）既而王伯紹罷使知成都（四年八月）盧立之卒于閬州（五年閏二月）宣撫司事悉令武安權行主管（五年閏二月）尋復命郤澤民兼權（五年三月）自閬州移司綿州（五年五月）凡戰守事澤民蓋不得豫武安實專治軍于財賦盈虛初未嘗問

惟務足吾軍食而已與公素所操持𣹢異武安謀為牽制之舉必欲從陸運粮公執言不可武安訖自為之兩川調夫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乃費民間雇夫錢六百餘萬緡武安既疊以饋餉不給訴于朝公亦自劾老憊力求閑退詔特置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以席光大為之光大前執政得旨位在川陜宣撫司上朝論政恐其勢或有所偏也仍詔忠獻視師剎襄川陜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六年正月罷綿州宣撫司十三日軍馬

聽武安移撥錢物則委公拘收前已詔公躬親至吳玠軍前應副錢粮而忠獻亦奏詰公違慢（六年三月一日）又詔席大光趣公（三月五日）翌日更除公徽猷閣待制（三月六日）加武安兩鎮節鉞（六年三月十四）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共繫銜（六年四月八日）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皆坐應副贍軍錢物愆期各罰秩二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凡此皆所以交解間隙趣辦饋餉也而公復與制置大使不咸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但干錢物並不

許他司分擘支用又指陳大使司截都轉運司錢就果閬利州糴米非是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令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以茶馬司奏計一走行在庶得盡所欲言又言軍務惟錢糧最為要切欲乞自都督府節制其調發則無輕舉妄動枉費錢糧虧損威勢自都督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請給皆可覆實裁處量入為

出公私無由困弊郎令公私困弊無所措手矣朝論既悉公與吳席不可共事乃以李子及代公為都轉運使兼都大提舉茶馬名公赴闕時六年八月也仍有旨須子及到乃交替明年正月子及到旋與制置宣撫司議駮繞周歲竟坐應副軍須不足釋位去八年二月十九日吳玠劾奏衆然後知主計之難益多公之勤瘁云公治裝入覲會疾作行尼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八年三月身雖閑退猶録進舊所為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渚為根本之地

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為强弱蜀之民力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闕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關梁洋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民皆歸業無殺傷秦鞏偽地之民使人有徯后之心則國勢强而兵自强其三謂招懷歸業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則効可見於期月公素所蓄積蓋如此謂公不知郿民可手已而鄜𤙂以淮西叛忠獻再得罪七年九月十三日御史張戒既劾忠獻并劾公與忠獻迭

相唱和不宜獨免詔落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居頃之朝論不以公置散為宜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陜茶馬公時已病不得已强起即累乞閑退九年二月七日戊午其明言者更劾公病不任事詔從公所乞復提舉太平觀十年四月九日癸丑踰年乃卒公形容甚癯而克自勉勵若强有力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而一毫不及於私十年主計田廬皆荒頓未甞有所增加晚雖多病然綜理庶務益不解率夜漏下數十刻猶據胡床集賓

條舉疑義俾各極其所見而言相與審諦而後施行不專主己意故鮮有敗事及張子功帥成都嘗合諸司具奏開有功於蜀自開再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乞復開舊職以勸能者奏入不報至二十六年蜀兵屯聚如故而公所修摧法歲久亦浸壞學士大夫無能出手為公補苴罅漏者公之能名愈章徽朝廷既具見本末乃詔追復徽猷閣待制與一子恩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乾道元年七月又官其二孫壽嘗論公理財治

賦之功實為當時第一而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
無所施其智巧令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
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
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
以國用不足為征税之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政
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
言每以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
從之彼蘇威頗能如此曾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壽

深所嘆息用敢因眉州懇求之誠詳紀公之行事以俟來世云公娶傅氏朝議大夫耆之女贈碩人先二十一年卒四子長即眉州曰常右宣教郎監行在分差戶部魚關粮料院曰成右奉議郎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曰純右通直郎通判成州女三人長適故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次適通判階州胡朝升次適昌州司理叅軍景大光孫曰楊故鹽亭縣尉曰拯新興道縣尉曰揔曰拭新金水縣主簿曰授曰揀曰撝前監雅州稅曰抃乾道八

年進士新洪雅縣令有文集二十卷藏其家銘曰

蜀蕞爾國　偏處西南　初幸自保　杜魚栢蠶

驟通秦塞　開明始貪　膠擾肇玆　事難盡談

秦亟取蜀　篋胠囊探　蘞既野蔓　葛仍谷覃

山玉靡在　淵珠莫涵　昔萬億秭　今儲石儋

上豈云富　下滋不堪　役困財傷　告病如譚

兵端孰弭　冦鋒誰戡　蟻聚蠭屯　猶虓虎闞

公起圖之　寧忍一慙　推茗酒鹽　兼用此三

織楮寓幣　重輕相參　吏姦游賊　交鬬並讒
止蕃蠅營　射沙蜮含　苟可救時　荼苦薺甘
退省其私　不贏一簮　公曰我法　要袛能暫
彼兵與民　互為矢函　長此安窮　亂是用餤
解而更張　吾盍手攬　天不憖遺　斷鞅秖驂
使民至今　未弛負擔　豈無若咸　逞頤釋憾
公葬久矣　幽宮沈沈　我作銘詩　神明所監
刻諸北山　維石巖巖　美其必傳　澤詎卒斬

後此千載　勿毀勿憾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三　宋杜大珪編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劉岑

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二聖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年號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人重兵屯河上陝西大震驚告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道已並邊矣岑適使虜自汾晉渡合河津由關中以歸方入朝宰相傳上旨於政事堂訪可以為永興帥者於岑岑曰

陜西事宜素重況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材尤難有天章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逾年與敵對河守備百出民不加斂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敵陷蒲絳將及司同人度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馬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及時事輒嘘唏慷慨泣下霑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才智足以應敵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永興軍路經

畧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帥范致虚先提六路兵東向勤王留連陜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如何哉且京師以秦兵為爪牙四方以京師為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揺矣其言累千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虚竟不能前也逮聞京師失守公慟哭瀝血檄諸道使勤王且勉其効死盡臣節會永興令下慨然就國以勤王自任日條關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

弟表言關陜山河形勢迎請主上入都關中論急務有四大患有五大率以都關中為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為敵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犄角以緩敵勢至於用忠直正刑賞皆中興急務所當先者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士時敵在河中窺關內甚急而所部鋭兵朝廷盡以付制置使錢蓋公上書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半年之間所談不知幾千百言皆不報十二月敵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

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人嬰城固守九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賊城遂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衆潰中流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有感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欲藏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開與公素友善遣人取其喪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櫬見刻其姓名月日於側具在初敵將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支梧語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

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報上不足惜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訪雍帥也岑既以公薦而又薦提舉常平鄭驤守同州永興通判曾謂為陝西轉運判官朝廷皆用之後虜渡河鄭驤死於同公與曾謂死于雍嗚呼三人者可謂不負朝廷矣公死之九年其子拒以狀告四川制置使曰先人以從官典方面不屈節死矣恤典固已拜賜而未有以易名

者秬不能自陳於是以其狀聞諸朝朝下太常考其忠壯謚之曰恭愍又二十三年秬守沅黎秩滿造朝請崇道觀以歸道過金陵岑適居瀨陽秬以公所著作七篇與書及五詩來具道往事且曰知先人之詳者惟公今埋土中三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備有里丈人師驥所狀在辛公其銘之岑讀之泣曰尚忍銘吾元任也邪岑早孤幼歲困太學嘗作呼天詩自見時公官中都未識面故人史堪取岑詩藁以云公公因囑和自是始相識逮

岑歸自河東道過長安公以同州守來白事經畧使府又相與晤語慷慨憂國之言一無不合及謀雍帥岑不敢及乇人而公卒能死節向使有兵有食有權則勤王之事必大有所就惜夫天以高節令名與公而不使其成功此韓愈之所以傷張中丞也嗚呼尚忍銘吾元任也邪公字元任眉山人為兒時已不凡祖母宋嘗令讀裴度武侯廟碑一覽不再讀十二賦陳平詩已有大志十三通左氏春秋大義既入太學二十七登大觀三年

上舍第時臨軒問禮樂制作之事諸生惟稱盛德公獨以孟子事親從兄之説對其畧以裕陵為父泰陵為兄嘗原仁義之實奚制作為擢居乙科遂知名得蜀州司理參軍徙成都府府學教授成都帥多貴人率事嚴重下視其屬如徽猷閣直學士吳拭龍圖閣學士許光凝皆上客待之府有大事輒咨焉公必盡所見以事其長若論議未合必爭之歸於是而已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懐安軍金堂縣許光凝入朝薦於宰相得辟雍録是時

邊臣多希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羈縻蠻使貢不毛之地建立州縣張官置吏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之朝遂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服除為吏部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急而郭藥師叛導寇以陷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起於開邊開邊之謀始於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宜誅貫以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李鄴出使未及而

敵已壓境都城已戒嚴矣太上皇內禪淵聖即位明年正月改靖康方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講和親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執廷辨之姚平仲既敗敵愈熾索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迪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人得告之公曰審如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初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與同列御史迭疏論不可遽罷此令金人退師還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

不下當路大不樂之與孫覿李擢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撰知同州除天章閣待制頃之遂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中都聲望已籍籍守邊又能死事其名固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實自岑發之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豈不痛哉公世家眉十一世祖興國以孝聞於唐建中初黜陟使狀之以懸孝旌其墓曾祖可言祖淑隱德不仕皆以孝友稱父堯臣以公貴累封朝奉郎緋衣銀魚居于家方公訃聞朝奉君歎曰

吾兒平生忠壯見於辭色間自聞其守邊吾度其必死節今果然矣吾兒得死所矣後二年朝奉君亦卒與其配安人程氏同穴以葬公累官朝請郎有二弟量思量以建炎奉表恩補將仕郎思未第夫人程氏後元任一月卒一男子秬是也今為右朝奉郎四女子秬以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舉資政之喪與程夫人合葬于安鎮鄉吳本山之下岑與公識面雖晚共話不欵曲而心相知則如舊交也況其大節昭昭如此刻之豐碑置之墓

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家忠臣唐公之墓其誰曰不可

銘曰

嗚呼唐公西南英氣鍾岷峨淑且靈布衣起家驚一鳴筍班雍容謁休聲艱難守封死于兵精忠凛然表後生哀哉白璧藏泉扃氣衡斗牛藏玉京山川空留萬古名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陳良祐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故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禄大夫楊文安公既葬彭山之十稔其子光旦以潼川路轉

運副使馬騏狀爲書使人自蜀走婺請銘於良祐曰楊氏本出唐叔自漢臨晉世篤儒學紱冕相繼居于華陰其别占籍蜀之郫縣七世祖始家於眉曾祖諱鴻震贈太子太保妣侯氏武陵郡夫人宋氏同安郡夫人祖諱亮鳳州團練推官贈太子太傅妣程氏太寧郡夫人考諱灝贈少傅妣宋氏婺國夫人公諱椿字元老幼凝重如成人七歲能屬文甫冠與少傅俱貢京師爲文根於理致不習王氏之學宣和六年以太學上舍生較藝南

宮徽宗留意學校作成人才多士雲集試于有司者萬七千人而公為第一文奏御稱善諭知舉曰可謂得人矣特命遷秩以賞之初調嚴道尉改邠州教授辟潼川府節度推官歷隨軍轉運司主管文字成都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用宰相趙公鼎薦召赴行在虜勢方張公勸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才擇將帥去贓吏恤民力凡二十餘事除校書郎逾年趙公去位秦公檜當國或語公盍往歸之公不為屈遷屯田員外郎以母

老請外除潼川路轉運判官諸路多獻羨餘以取寵公歎曰令瘡痍未瘳顧未能裕民力又忍掊克以資進身耶於是一路無横斂之擾十四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吏有擅科民財或抑配官鹽盜用其贏貲者按治之秩滿除夔州路提點刑獄主四川類試為文以諭進士悉除去常所用禁令内外肅然揭榜得名士趙逵張震丁娶國憂服除為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元州太守李景山通判丁濤交惡判官輩㠌閒之有司追逮數百人連

及溪洞時方盛暑有繫死者公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
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言於朝止罷三人釋其衆秦公
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會秦公甍朝廷蒐舉賢俊凡
厄於秦氏者率以次收召上問大臣曰楊椿今安在其
以為秘書少監二十六年入對言祖宗創業守文皆以
仁願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又論湖北彫弊田野不闢
由賦煩役重及州縣吏任情没入民財產非是明年除
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初朝廷以蜀士艱於

赴省俾就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有為挾貴私情之說者欲併歸南省事下國子監公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涉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蜀士賴之是時上總攬權綱留神政事公奏疏曰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雞鳴而起孳孳於學問者士之心雞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聖人之心矣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堯之用心也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舜之用心也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文王之用心也聖賢相授在正其心如漢顯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此其心初非不正也汩於喜怒愛惡之私則昔之所謂正者倐然而亡矣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上念故將循王張俊之功御筆除其三子職名公封還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奈清議何又面諭公欲以虛名奬用勲臣

子孫公奏曰名器不可以假人恐倖門一開扳援者衆
醫官王繼先以技術至承宣使倖覬節鉞使其徒校正
本草為書以獻公曰其書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録之其
勞甚微而賞太重右僕射沈公該辭兄調招軍進秩有
旨降詔不允公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有嫌此賞
一行將有强刺良民以希進者從之蜀大旱無敢以聞
公侍經筵乞下四川總領司撿察賑濟督發常平錢米
安集流移蜀以不饑遷兵部侍郎太史奏妖星見太陽

當食而伏公請對曰治亂之數天也而常屬乎人堯湯之水旱中宗之桑穀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皆災也而反致其福叔世之君稔於富貴安於無事恣於淫侈視世故若無足備者而尋致禍亂願陛下修德以答天躬行以率下塞其弊端杜其倖門以名太平之應時和議既久沿邊諸將坐享厚禄而所部士伍衣食不給恬不為意公奏曰今將帥十年一遷官驟致使相官爵高矣富貴極矣肯復被堅執鋭親履行陣為國効死耶諸

路營屯仰給縣官者無慮數十萬而困於掊剋勞役不休嗟怨盈路不可不為深慮上為降詔禁止之又論朝廷法令多所更張曰有事則有法有法則有弊法一定而不易弊百出而無窮為其法之弊也從其弊而救之可也患其弊之生也并與其法而改之則不可祖宗法令明具聖子神孫將千萬世守之而議者不原弊端之所起亟進其說取而紛更之如是而不止則祖宗之法令其存者無幾矣然又未必可行從而復之則不如勿

改除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一日鏁學士院嚴甚外廷無知者及召公對上諭以封令皇帝建王指意公再拜賀退草制曰昭令德以示子孫朕無志于斯義藩王室以和兄弟爾思配於前人明日詔出中外懽傳又批荅辭免詔曰朕志先定其已久矣既非昵親屬之私又匪由中外之請授受之際誰曰不宜大合聖意先是禮部侍郎孫公道夫使北北主詰以闗陜買馬非約將求釁于我上遣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綸諗之果得其情公亟

條對預備數事焚藁而上家人無知者上益向意用之三十一年拜中大夫參知政事未幾朝廷再遣樞臣葉公義問報聘歸言敵已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公康伯曰迹敵敗盟其兆已見令不先事為備悔將何及因與陳公策所以防敵之術其一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奏行之冬虜使高景山來賀天申輒出嫚言

索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朝論洶洶或者妄傳有辛闕
蜀之議人情惶惑上意雅欲視師公與陳公奏曰敵國
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如臣所料成功可
必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一司禁旅助襄
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上深以為然即命侍衛馬
軍司成閔出戍荊鄂公又論敵必出秦隴而蜀兵權未
一乞以吳璘為宣撫使統一三軍以扞全蜀上乃命璘
已而虜入兩淮王權渡江劉錡退保京口都人大駭公

與陳公鎮以閒暇物情少安敵兵犯大散關吴璘敗之捷書至上諭執政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敵使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僚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既不納暨歸又求遣反覆詭詐多為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名打圍謀為深入朕不免屯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為持重以覸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為戎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

捷豈非信順之助令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卿等受朕成筭副以廟謨庶幾祗復神州以雪兩朝之恥明日御筆付公草詔以戒諸將公擬進曰金人敗好率先興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所幾上為社稷下為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必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

掎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勵北主盛兵欲度采石會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軍事適至趣舟師扼其衝北主怒移屯揚州將謀瓜步而我師蔽江不可渡又李寶入膠西盡焚燒其戰艦敵計窮遂弒其君主而還驛至入賀上曰皆卿等輔佐之力也車駕勞師公扈從至建康與陳左相協心同力酬酢軍務雖機事塡委日不暇給處之晏然自敵之欲入寇也薦張和公浚老成知兵可用至是留守金陵脊禮如初三十二

年駕還臨安公慨然曰吾起書生致位兩地復何求乎即日抗章乞解機務諭留不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言者乃摭他事論公改端明殿學士行至鄂渚今上即位除知潼川府以清净化民民安其政明年得請洞霄解印還里復上章納禄踰年不報忽嬰微恙泊然而薨實乾道三年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上聞之震悼加資政殿學士太常謚曰文安累贈銀青光禄大夫封彭山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二百

戶娶孫氏贈安定郡夫人子男五人光訓右承事郎漢老未命皆先公卒光甫右承務郎仲舒迪功郎成都府廣都縣尉皆出繼承公後者獨光旦一人今為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三女適右宣教郎史槩成忠郎孫仲閎登仕郎杜必達季女早卒孫男六人璩璐瑾皆以遺澤授承務郎瓘珙玠後公生孫女二人道秀適進士史直友道永未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彭山縣孝廉鄉公性端慤儀狀甚偉平居接物粹然盡人之情

至遇事有守確乎其不可奪葢其資根於孝友故發為事業者皆可紀述初中甲選賀者滿門公方慼然曰先君壐䀝三十年兩與計偕七走京輦卒無所成小子竊緒餘以遊場屋敢當大名耶迨登禁從論事上前有所奬諭則曰皆先臣之教也奉太夫人孝敬尤篤求所以悅親者無所不用其至雖老侍膝下若童稚然居喪哀毁骨立不忍𡐓衰廬墓三年人罕見其面事二兄謹甚食不足則斥夫人奩買田以賙之邳薦恩先姪後子推

其先業以與諸孤復置義莊以給宗族之貧者方其立朝當權臣用事之時退然自處持使節者幾二十年略無留滯不滿之歎及受知太上議論謇謇未嘗有所顧忌參與大政適丁多事不動聲氣坐折遐衝而知足不辱全節而歸進退之間無毫髮可議蜀去朝廷遠人才多不能自達公既貴以人物為己任君相知其誠實每訪蜀士必惟其言是聽以故寃滯獲伸英才彙進一時所舉布列臺閣如唐文若張震馬騏卓然有聲為天子

侍從之臣而避遠權勢不肯言自我出平生故人久要不忘賙其急難及其子孫意不少衰至其自處清約殆與布衣無異獨居三十年不畜姬侍晚歲奉祠蕭然一室左右圖史幅巾藜杖與鄉人相往來賦詩飲酒道舊為樂見者忘其爵齒之尊篤於力行不自表襮有文集五十卷藏於家良祐頃歲名為學官始從公游及為御史同朝六年知公為詳此其言皆可考不誣則喟然而歎曰書曰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又曰其惟克用常

人若公者可謂吉士有常德者非耶使公至今存雍容廟堂忠實事上不為虛言其有益於國家豈少哉惜乎用不極其所至而死矣銘曰

天佑我宋　岷峨降靈　是生文安　人中之英
文安之德　柔惠且直　允文允武　以定王國
公來自荊　王立在庭　不畏强禦　有猷必陳
凡大典册　公載其筆　黼黻王度　討論潤色
猲彼狂敵　蓄謀敗盟　公畫奇策　敵無遁情

遂與國政　同寅曾公　夙夜不懈　足兵震戎
足兵震戎　整我師旅　公賛徂征　以立于武
迺遣戍役　鎮彼荆鄂　迺建大將　盡護全蜀
狂敵孔熾　我師震驚　公授成筭　上心載寧
飛檄馳詔　張吾三軍　折箠欲渡　弗戢自焚
帝巡金陵　公左右之　召彼元老　自公啓之
我瞻中原　淮濱既同　公拜稽首　天子之功
人亦有言　名遂身退　天道尚爾　矧敢弗畏

惟公懋德　亶其有常　輔導于帝　為國維綱
公方在朝　上皇所眂　公既還蜀　天子之思
彭山之阿　有墳峩峩　勒碑於隧　德音不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三十三